





宮新怨

智育影院

特映

歷史戰爭有聲巨片

小舞台

梅亭宴

白濁靈根丸

每值一五角主治  
 滯塞不通，二期房  
 初起痛經，刺肅林  
 酒、龜頭潮發，三  
 期外間，滑少出機  
 ，五淋白濁，三日  
 截止，去瘀通絡或  
 經逆皆能破守順大  
 奇。華樂房都編路  
 勇段健華樂房總府  
 術士至藥房樓市口  
 華樂房

**笑笑笑**

談本外史真正妙  
滑稽可笑掉描寫  
香艷細膩並不怕男  
女都可看老幼咸可  
讀也部社會黑幕盡  
知道書存無多要買  
請早

每部定價四角  
本報代售

第十二回

喜變憂文龍歸地府  
禍得福招鳳入皇宮

此時三公子，已倚在床上尚未就枕。就見那老者，走至跟前，跪下去，叩頭言道：「請聖上晚安。」三公子道：「朕安。」愛卿免禮。老者說聲謝恩，才站了起來。三公子道：「朕還要說話。愛卿免了國體罷。」老者道：「做臣愚見，明日早間，臣先到濟南去，會徐明廣。叫他在衙內，預備房間，以作聖上駐蹕之所，不必張揚出去，猶如賓客一樣，橫順住不幾日，就要回長安去的，以免得風聲傳揚，反轉發生意外。添却無味的煩惱，不知聖上的意見如何？」三公點頭道：「依卿所奏。」朕明日就在店中，等卿返店之後，再行一路，到他衙門裏去就是了。說罷，便倒身睡去。那老者也就解衣安寢。招鳳看花眼裏，心花大放，也自上床睡去不提。次日一早，德宗尚未起床，羅燕已打馬進城，到了節度使衙門，巡捕官通傳進去。徐公看了名帖，急忙吩咐：「整開暖閣，一面親身走到二堂，將羅燕接住，從代過馬匹，兩人見面，互道寒暄。」徐公讓進內花廳落坐獻茶。徐公方欲動問，羅燕使了個臉色。徐公明白，急叫從人出去，吩咐：「非經呼喚，不准進來。」這羅燕才化慮化如同前奏。天子怎樣出京訪訪，及在途中遇救，源源本本，一直說到昨晚歇宿文姓店內，欲收招鳳作妃的一回舊過。向徐明廣說了一番，又道：「天子准定明日進城，駐蹕你的衙內，命你可張揚，只當賓客款待，所有一切禮節，聖上欽命免除。我特先來與你言明，免你臨倉惶，致誤風聲。徐明廣聽了，連忙跪謝。既蒙聖上今夜不能進城，門生這時，只帶幾個精幹武員，隨同大人出城，駐在附近，暗暗保護。到了明日，門生再出城迎駕。羅燕道：「不必，明日我同聖上，自會進衙，說畢，起身告辭。徐公轉請羅公，代請聖安。送至二堂，從人代駕駕西。羅公攬轎上轎，竟直出城，回店覆命去了。徐公送過以後，急叫從人，將上房陳設齊整。自己還到左廂房內，一般從人，還只當老夫之要來了，大家動手，將上房輝煌一新。原來徐公，最是儉儉，不愛華麗。不是天子要來，決不會如此擺設。但是他以為十分週到了，若拿相府比較，這又一個師爺的設備華美。這是閑話不提，却說徐公，親身督率，將上房陳設齊備後，自己還到左廂房內歇宿。到了夜晚，李義使同馮時才衙內傳言：「大人讓出上房，莫非老夫人到了濟南嗎？」徐公道：「非也，乃是京中馬王爺的公子，明日要到此地。本使同他，最是相契，他既這道而來，本使自當盡地主之誼。」李義聽見

如此。也就退了出來。這時已過三鼓。金銜入役。俱已睡去。只有張超。今夜該班。獨一人帶了兵器。在徐公臥房附近巡查。李義剛打鼾出來。忽見對面右廂房上。有兩條黑影。如飛的直撲上房而去。李義知是刺客。要想追趕上房。自己又無兵刃。正欲向張超言說。誰知張超早已看見。飛步進房。將燈吹滅。附耳與李義說道。你不用出手。只替我綁人就是。說畢。兩人伏在左廂階下。正看見兩條黑影。伏在簷下窺探。一時又回身揭瓦。李義暗暗好笑。心想這兩個狗頭。真是不知死活。這當大人住在上房。才如此的細看。少時他不見動靜。必要下房。便附耳與張超說道。趁他回身揭瓦。不在簷邊之時。你我快移到房階上去。這兩條少時必要下來。待其落地之時。一腿一個。免得動手勞神。張超聽罷。二人輕步。已到上房。果不其然。忽從屋上奔下一人。張超攔腰一把。用力一代。那人知道中計。叫喊一聲。一個餓狗搶屎。已經扒在地上。李義連忙上前。綁了起來。房上那人。見出了岔子。那敢再來。急越過右房。飛步逃跑。張超早已躍身上房。跟蹤趕來。正到前面天井。這天井很為寬闊。中間距離過遠。不能飛越過去。必須跳下房來。然後又跳上房。這時張超。追得甚急。已離不遠。那人到了天井側邊。飛身跳下。張超也跟蹤跳下。足方落地。那人一個箭步。又要上房之時。因為後面追得甚急。一時心慌。誰知腰剛一伸。兩腳離地。不到三尺。早被張超。一把擒住。那人回過頭來。張超一見大驚。急忙順手。用力往上一抬。說道。還不快走。那人乘着手勢。借力一躍。已經上房去了。張超也不追趕。便即回身轉來。已見左廂房內。燈亮齊明。徐公坐在上面。李義同徐公徐興。就在側邊。地下跪着三人。徐公正任審問。正是時才拿獲的刺客。原來此人姓晏。名叫平天。江湖人號號浪連蛟。乃是一聲雷宴平地的哥哥。事得一身武藝。善用一把九股漁叉。重有八十餘斤。水內功夫。尤美利害。能伏在水中。三四小時。不出水面。自己駕艇小舟。專在水上。劫殺營生。這日正駕舟在河。忽聽水內。有人行走。心想此人。水底功夫。實在不錯。這河內。誰不知我浪連蛟的名。敢來班門弄斧。不給你個利害。你不知道我手段。想罷。便在船內。取出攔河鐵網。向著走處撒去。他這鐵網。甚是利害。乃用熟鋼打就小圈。扣成連環。長寬三丈有餘。重一百餘斤。撒下去。用力一收。無論你有沖天本領。難脫此網。非自寶劍寶刀。不能砍斷連環。宴平天道。網撒去。只當手到擒拿。誰知收網起來空空如也。這一氣非同小可。罵道何方不怕死的。敢來與老子作玩。不拿耳朵打聽打聽。浪連蛟的大名。是對的站着老子下本來了。說罷。提了股魚叉。正欲下水。忽見水面。已冒出頭來。要平天大

紀實短篇 影的恨憐

（笑俗）

年前不佞因事赴渝，盤桓旬日，公餘之暇，同事某作北里之遊，余本潔身自愛，雅不樂此，友曰：余固知君眼角高於頂者，彼輩誠匪易得君之青睞。然士室之邑必有忠信，百步之內，豈無芳草，蓋此間數甫去，連步隨來，則所謂影懣者。珠圓玉潤，態態盈盈，惟雙蛾黛銷，愁容可掬，與人言笑，落落寡歡，一若重有憂者，余知其必有難言之隱，思窮其秘，迨酒闌燈燭，乃攤返香奩，言之，余聆此茲憐香惜玉，舊恨云何，毋令人言，終仍嗚咽者再，始敢不爲

飛俠十三娘

英

想一時之名妓也，故追憶裙下者，不少問津漁父，酒國生涯，大不寂寞，君重一往之，且是場作壓，又何傷大雅哉，余辭不獲已，遂與偕行，既抵其間，即開筵坐花，飛觴醉月，紅箋

畫把那個斗蓬裏了屍體，裝做未曾覺，快於是復從牆上躍下，那擲出來的，便對月快道，我們可照着預定的計劃了，兩人於是結束了一結束，月做爲營門之詞，羅術的嚮往，喝問是誰，匪徒見是頭目，這一嚇非同小可，大聲呼道，仔細仔細，一齊蜂擁而擒匪營外，廝殺起來，

這樣子，掩蓋停妥，回身出外，靜悄悄的一人知覺，月  
東面不是什麼，便是頭目的那個腦袋，冰娘見已經得手，  
快快動手了，月娘道，這個自然，我知寨中人，已張眼欲穿，  
手裏捏了擒匪腦袋，一手拿了寶劍，在前行走，冰娘在後，繞到  
俠吏不打話，把手中血淋淋的腦袋，給他一瞧道，你看是誰  
衛開不出口，冰娘不等他開口，當頭就是一劍，旁邊的幾個  
冰娘喝月俠道，還不動手做甚，兩人便放出全副本領，即在